

台北華爾街 - 宇宙鋒

第二十八章 彷彿梁州曲 吹在誰家玉笛中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 第一章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第二章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第三章 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
 第四章 咸陽百二山河 兩字功名 幾陣干戈
 第五章 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第六章 為問東風餘幾許 春縱在 與誰同
 第七章 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戶牖
 第八章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第九章 密匝匝蟻排兵 亂紛紛蜂釀蜜 鬧穰穰蠅爭血
 第十章 霧失樓臺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斷無尋處
 第十一章 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
 第十二章 傷情處 高城望斷 燈火已黃昏
 第十三章 新結同心香未落 怎生負得當初約
 第十四章 撩亂春愁如柳絮 依依夢裡無尋處
 第十五章 回首西南看晚月 孤雁來時 塞管聲嗚咽
 第十六章 臨晚鏡 傷流景 往事後期空記醒
 第十七章 欲眠還展舊時書 鴛鴦小字 猶記手生疏
 第十八章 風不定 人初靜 明日落紅應滿徑
 第十九章 也擬疏狂圖一醉 對酒當歌 強樂還無味
 第二十章 珍重別拈香一瓣 記前生
 第二十一章 今夜夜長爭得曉 欲夢高唐 祇恐覺來添斷腸
 第二十二章 往事只成清夜夢 莫更登樓 坐想行思已是愁
 第二十三章 欲將恩愛結來生 只恐來生緣又短
 第二十四章 豆寇梢頭舊恨 十年夢 屈指堪驚
 第二十五章 一片芳心千萬緒 人間沒箇安排處
 第二十六章 一把藕絲牽不斷 紅日晚 回頭欲去心撩亂
 第二十七章 從別後 憶相逢 幾回魂夢與與君同
 第二十八章 彷彿梁州曲 吹在誰家玉笛中

剛過中秋，窗台邊的大花波斯菊白白粉粉、紅紅嬌嬌地，髣髴訴說著屋內人的心情。

柳依依隔著餐桌、看著何秉燭輕鬆愉悅地翻著報紙、吃著早餐，長久的緊繃心情也有了些舒緩。最近十天以來，何秉燭開始有了笑容，也會主動跟她說笑。柳依依看在眼裡，知道是因為最近所有事情的進展都出奇地順利 -- 「宇宙鋒」已完成初期的廠房建設並開始試產、Dr. Yakusheva有關零度能的論文上了物理界最權威的Science雜誌、雷聲科技的股價一飛衝天、他主導的保險法修正案快速地獲得三讀通過、而他新訂的一部Maserati Quattroporte昨天傍晚剛交車。雖然這些事讓何秉燭似乎又回復了往日的朝氣與活力，而他們之間的氣氛也有所改善，但是她卻無法寬心，她的心底一直有箇隱隱的矛盾與不安，除非是能證明何秉燭光明磊落、沒有違法犯紀，否則她很難說服自己再像從前那般愛他。她很希望都是她的錯，是她背棄了何秉燭，對他失了信任，乃致於無端揣想。但是，太多線索擺在眼前，她很難相信是她想偏了。所以，她又希望檢調能儘快調查，早早讓她清醒、死了心。

柳依依聽何秉燭輕快地哼著短歌，內中情緒繃到了極點，她很想趁他現在心情好，問他那箇「會害死很多人的筆記本」是怎麼回事、找到了沒有？但是她掙扎著很難啟齒，她很害怕問了之後兩人的關係又會降回冰點。

柳依依將到口的話吞回了好幾次，好不容易尋著了箇何秉燭放下報紙、望向她的機

會，勇敢地回望著他並問道：「那箇本子沒事了？」何秉燭愣了一愣，但繼之一想，知道她問什麼，便笑著回道：「還沒找到，但這麼久了，都沒出現過，想來或許是打掃時不小心被當成垃圾清走了吧！否則我早被找去調查局了。原本我懷疑可能是紅藻藏了起來，但看起來應該不是。」柳依依聽他話語，更確信那筆記本是貪贓枉法的證物，而何秉燭一點都沒悔改的意思。

「我們--」柳依依想告訴何秉燭不要一錯再錯、希望他主動向檢調投案、而她會陪著他一起面對所有的艱苦與波折，但是話才出口，卻是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惡狠狠地將她截斷。

何秉燭兩手微攤，略表歉意，便起身望書房走去。

柳依依心中微奇，這鈴聲不像何秉燭的手機響鈴，也不是家中的電話，她不解地看著何秉燭，不明白是那邊的電話在響。

何秉燭拿起書桌上的手機，看了一眼，微愣了一下。柳依依由餐桌處望去，恰見他眉頭輕輕皺了一皺，然後便聳高了肩，有些緊張地轉身摸向他掛在高背皮椅上的西裝口袋。

柳依依心頭訝異，不知何秉燭何時買了另一把手機。這時，只見何秉燭緊緊地將手機黏近耳朵，上臂則牢牢地貼住了肋脅，一派緊繃模樣。接著，他身子愈弓愈彎，愈弓愈低，到得後來，當結束通話時，幾乎是癱軟了，還得靠著另一隻手撐在桌面上才勉強站得住。柳依

依內中大駭，站將起來，又疑又懼地走近書房，她知道那支手機必是所謂的人頭手機，難以追蹤真正的使用者是誰，而那通電話應是某箇隱密管道打來的緊急密報。

何秉燭不知柳依依正惶惑地向他走來，他腦子一片昏亂，他惟一能想到的就是趕緊收拾行李，就像電話那頭勸告他的。他回過身，焦急地欲往臥房快步走去，卻見柳依依就在眼前，滿臉耽心、滿目驚駭。何秉燭匆匆跟她對望了一眼，焦躁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口。

何秉燭沒心情理會柳依依，他疾疾行過她的身旁，大步搶進臥室，然後打開衣櫃頂層，取出一箇輕便的行李箱。

柳依依看著他慌張地將衣物胡亂丟入箱中，難過得如似刀割。

沒幾箇瞬目功夫，何秉燭已草草亂亂地收拾好一只行李箱，並悻悻地趕著出門。他提起行李，閃過站在臥房門口的柳依依，飛步趕往大門。到得門邊時，忽然頓了一頓，似乎想起遺忘了什麼，只旋頃，便即攔下行李，匆匆往書房跑去。柳依依瞧見他這副喪家之犬模樣，心頭泣血、雙目淌淚。

何秉燭跑進書房，鑽到高背皮椅後方，拍開下層書架上的一道密門，打開門後邊的保險箱，取出護照、台胞證、及幾疊美金現鈔，然後又急急忙忙地往大門邊跑去。柳依依心痛難當，不由對著何秉燭項背高聲哭道：「告訴我，出了什麼事，好不好？」何秉燭聞言一愕，將護照及美金現鈔塞入箱中

後，遲疑了片刻，才緩緩轉過頭，苦寒著臉罵道：「紅蕖出賣我！她將筆記本藏了起來，昨晚主動找上調查局，要求成為汗點證人，把筆記本交出去了。」說完後，雙眸又是惶恐、又是哀淒地看了柳依依一會，嘴脣嚶嚶嚶地，想再說些什麼，可卻大腦裡一片空白，於是作罷不言，大歎了一口氣，扭開門把，走了出去。

柳依依面白脣僵、渾身抖顫著，頗半晌後，忽然眼前一黑，嬌軀一軟，頹倒在臥房門板下。

不知經隔了多久，不知臉上淚痕何時風乾，柳依依悠悠醒轉，慢慢恢復了血色。她坐起身來，瞧了窗外頗一會，才知覺已過了正午，日影已然東偏。她揉了揉暈倒時撞疼的後腦，輕輕敲了敲腦袋瓜子，盼能儘快回復元神以籌謀各種可能方法來幫何秉燭度過這難關。只是，意識才剛清醒，思慮才剛萌生，忽地是一陣門鈴響聲，驚得她心兒慌慌。

柳依依掙扎地站了起來，走到對講機前面，但見螢幕上除了社區管理員老陳外，還有位頭髮梳得油亮、著黑色中山裝的中等身材男子。她心中一抹不祥暗暗浮上。

柳依依拿起聽筒，靜靜聽著老陳幫旁邊那男子說明來意。待老陳半是憂心、半是狐疑地說完後，那中山裝男子將手中一紙蓋了大紅關防的文書貼近對講機鏡頭。柳依依一句話都沒說，顫抖地按下開門鍵。

沒多會，家中大門原本應該是悅耳的鈴

聲作響。她心神有些恍惚，冷不防地被那刺耳樂音驚嚇了一跳。她深吸了一口大氣，輕輕抹除臉上殘淚後，打開門鎖，準備放門外邊的虎狼豺豹進來。

帶頭的中年男子一進門，也不費神客套，就只是寒著一張臉，示威地將搜索令扔到她手中。緊接著，大隊人馬十來位拿著A4尺寸紙箱雜雜沓沓如蟲蟻般湧了進來。柳依依無力阻止，只好放任他們三三兩兩進入各箇房間翻箱倒櫃、胡搜亂索。

柳依依看著那群如割葉蟻般的掠奪部隊瘋狂地將一疊疊的文件裝箱、帶到她面前要她確認畫押、然後封箱、上封條，內中無比屈辱，無比難堪。霎時間，心情又煩又雜、又恨又憂，她忿恨何秉燭讓她擔受這樣的侮辱，但是她也憂煩何秉燭是否能夠順利逃脫。

天色漸漸昏灰，窗外傳來幾陣歸鳥啾啾，那群如狐似狼的調查局幹員總算搜括得滿意，打包了五、六箱物件，連同何秉燭的筆電及平常用的手機也一併帶走了，只留下滿室的髒亂與無邊的空寂。

柳依依兀自默坐了良久，一直等到黑夜來臨、屋中漆黑，才喟歎一口長息，按亮燈火，打開電視，看新聞如何報導。

柳依依新聞臺一臺換過一臺，轉來轉去雖看到的是不同的女主播，但都是同樣的聳動聲調、同樣的煽惑言辭，她忍住心中的鄙夷與不快，看了約將一箇小時後，大致的輪廓已然清楚，便關上電視，將那幾箇羶腥主播的容樣驅出腦外。她默默思索著前因後

果，駭異不能自己，原來事情比她想像的嚴重，原來何秉燭比她瞭解的複雜。原本她以為何秉燭礙於立法院同儕壓力，被動地參與了財委會的債券前手息案跟認購權證賦稅修正案，並藉認購權證案來謀陷胡北風，可是新聞所見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柳依依不願放棄何秉燭清白的希望，她一遍遍尋思著檢調或許誤解他的可能性，但以目前媒體所揭露的事跡來看，何秉燭似乎樁樁都有參與，而且樁樁都是主謀。柳依依知道現在所公諸媒體的固然懾人心魄，只不過是箇開端罷了，後續還將有更多的內幕與祕辛會被揭出，因此她已有了最壞打算，除非何秉燭能幸運地偷渡出海，否則日後恐須得探望他囹圄之中了。

柳依依回想新聞所述，整箇案子的來龍去脈都還有邏輯可尋，惟一讓她不解的是為什麼王紅葉會出賣何秉燭--他們不是相持相扶的異母姐弟嗎？何秉燭不是處處照顧著她嗎？

一團烏雲悄悄遮蔽了星空，只俄頃，涼風吹起，細紗簾如似酒帘飄飄。柳依依早餐後就沒進過飲食，此時卻也不餓，只是心頭悶煩。忽然，一陣笛音傳來，隱隱約約、斷斷續續，時而清揚、時而嗚咽。柳依依豎尖了耳，想聽那笛聲源於何處，想辨那音符是何曲調，但風聲斷續、笛聲斷續，只依稀能識得三、兩段殘缺樂音，髣髴是首相思之曲，哀思不斷、愁思不絕。不覺間，柳依依珠淚暗零，淚眼迷離，心眼也迷離。友聲